

【文化杂谈】

为天下储人才
为国家图富强——在“山东大学跨文明对话
研究中心揭牌仪式”上的讲话

□叶小文

今天,来到久负盛名的山东大学,参加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揭牌仪式,十分高兴。山大推荐我担任研究中心主任,使我既惶恐不安,又深感责任重大。跨文明对话研究,是当今学术前沿的一个大课题,我虽也有所关注,毕竟才疏学浅,学无专攻,如此重担,岂敢担当?好在有许嘉璐先生的指导,有省里和学校的大大力支持,有一批造诣深厚的学者的乐此不疲、诲人不倦,我愿意抓紧学习,勤奋工作,争取和大家一起,共同把研究中心办好。

既然受聘,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代表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,向各位领导、老师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!向关心、支持和为研究中心成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!

山东大学的学者们去年就写出了七万言的《世界文明对话十周年研究报告》。他们指出,当今世界,文明对话正逐渐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。通过开展文明对话,加深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,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学习交流,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,化解不同文明之间在领土、资源、信仰、思想观念、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冲突,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。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,有着灿烂的文化,中华文明在世界尤其是在东亚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,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,不仅需要在经济建设上走到世界前列,在文化建设上,也需要跟上时代潮流,对当今的世界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。这既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,也是我们高校学者的责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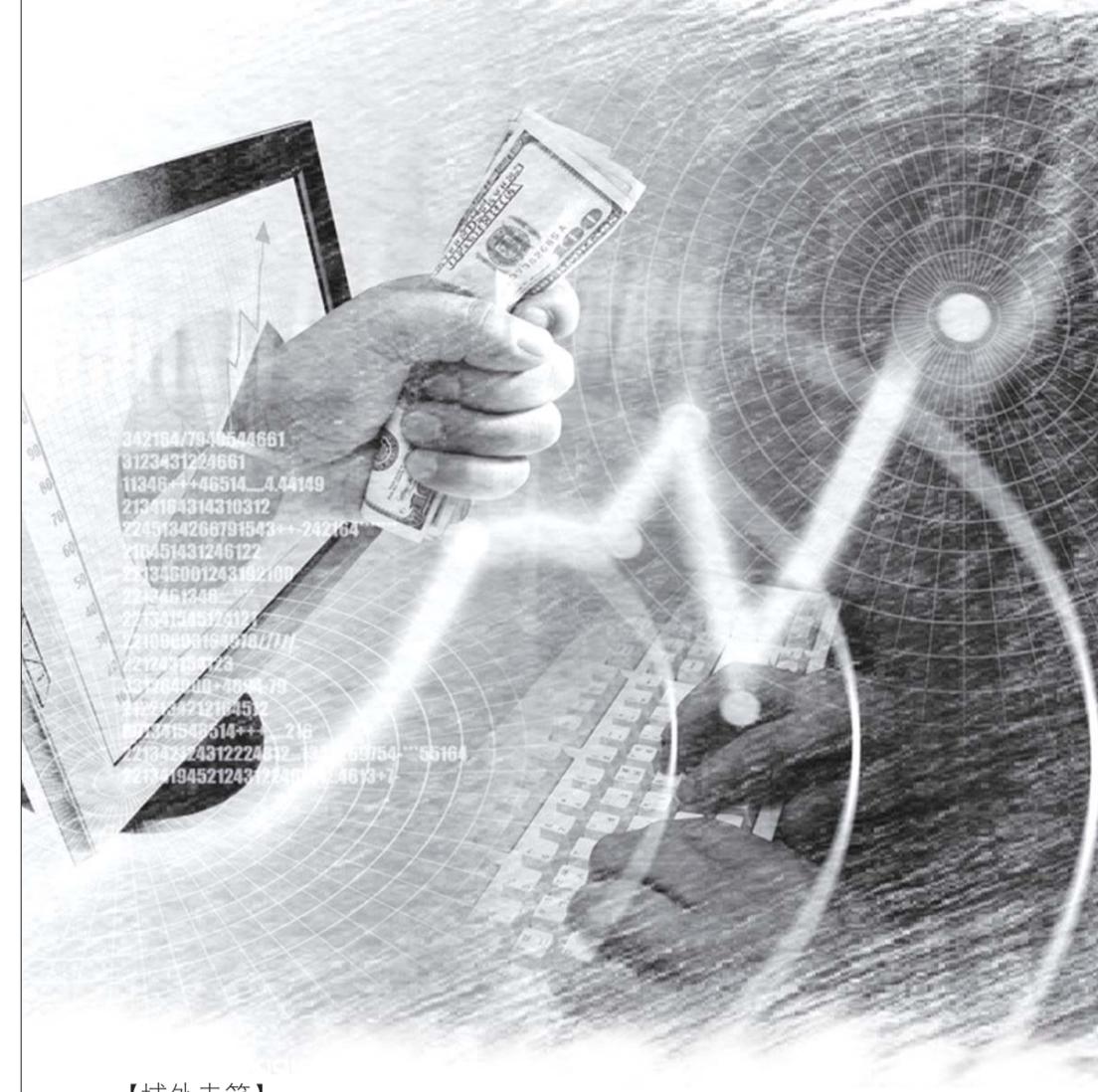
我完全赞成这些见解。昨天下车伊始,我就向陈炎副校长请教。我想补充一点浅见。山东大学向来有心怀天下、放眼天下、崇实求新、“为天下储人才,为国家图富强”的传统。“跨文明对话研究”就是心怀、放眼天下之事。但“为天下”与“为国家”并行不悖,放眼天下还要着眼当前国家之所急,心怀天下更要服务当下国家之所需。跨文明对话研究,一要为中华崛起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学理支撑;二要为中国圆梦时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作出学术贡献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,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,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,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,反映中国人民意愿,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,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。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,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。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这番讲话精神,需要大家多多努力。而我们今天在山东大学建立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,一是应天时——和平与发展乃世界大势,跨文明对话是大势所趋;二是得地利——山东乃“中华文明定型之地”(许嘉璐先生语),山东大学乃此地之最高学府;三是聚人杰,作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悠久的著名大学之一,山东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雄厚实力,学无止境,气有浩然,其文史见长的声誉,远播海内外。总之,我们的研究中心虽然不大,却是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而生。当年初创山东大学的“为天下储人才,为国家图富强”之抱负,也是今天新建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之指南。

怀着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愿望,许嘉璐先生倡导并具体领导了跨文明对话研究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。尼山论坛举办以来,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,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社会各界的一致赞同,对于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、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论坛的举办过程中,山东大学作为学术支撑单位,利用地处孔孟之乡的优势,积极开展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,利用尼山论坛这个重要平台,使学校的学术研究为弘扬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,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。今天,山东大学成立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,整合学术力量,积极开展跨文明对话研究,可以从学术上进一步支撑尼山论坛,也有助于山东大学提升国际化水平。

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要我代表他们在这里表态:研究中心将在山东大学的领导下,在尼山论坛组委会的指导下,广泛团结国内外相关学者,积极与联合国文明联盟、中国联合国协会等组织联系,逐步在世界各大文化区、亚文化区建立学术研究合作关系,构建跨文明对话研究网络,扎实开展跨文明对话研究,“为天下储人才,为国家图富强”,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融洽交流作出贡献。

2013年9月17日于山东大学

(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)



【域外走笔】

“破产之城”的内伤

□徐宏力

拿到去美国讲学的出访城市名单,底特律赫然在目,最近风闻该市政府申请破产,令人唏嘘不已。底特律是世界著名的汽车城,通用、福特、克莱斯勒三大公司盘踞在那里, NBA中的底特律活塞队,也因汽车内脏而得名。该市附近百公里远近的许多城镇都是车件配套产区。当年何等辉煌,如今竟然落到这步田地。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,居民没车就等于没腿。陪同人员说,他们的所有信息都在驾驶证里,包括最重要的安全号码。我不会开车,只会坐车,家里也没车,到了美国怎么办?我问。他说,不知道。底特律是美国的动力底盘,这个都市的困顿可否看作美国的危机?如果是个案还不要紧,倘若源于制度设计的基因缺欠就很危险了。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可逆转,城市一崩盘,老百姓怎么办?未来中国是不是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?按照直线逻辑推断,发达国家的麻烦,新兴国家也可能遇到。

初到底特律,没看到明显的破败相,通用公司总部附近的城区依然欣欣向荣。河边的正午阳光温热而柔和,穿梭的人们有序而安详。对面就是加拿大,在中国人的印象里,那是个寒冷而温馨的国度。美国多数地方像大农村,底特律看上去是个大城市。在艺术馆里,我们欣赏了梵高与毕加索的真迹,政府收藏着如此昂贵的艺术品,不难想象当年的富足。即便在破产申请里,这些顶级画作也不许出售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因为骆驼的骨架大。

陪同人员说,他们不敢带我们到市中心去,那里的无业黑人多,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区域,政府没钱雇用足够的治安人员,出了事警车半天不到。我笑言,可以穿上防弹背心潜入,实地考察一下什么叫破产。为了满足这种好奇心,陪同人员开车沿着市中心边缘走了一段路。景象的确惨淡,许多厂房玻璃都碎了,门不知被什么人摘走,门洞大张,像填不饱的嘴。街区如殡仪馆一样沉寂,准确地说比殡仪馆还安静,因为殡仪馆里还

有哭声,这里好像连哭的人都没了。垃圾随处可见,当年修剪整齐的草坪荒着,长出了些意外的杂草。有的小区外面插着“禁止入内”的牌子,为了防止坏人骚扰,走不掉的居民缩在里面严阵以待,指望不上警察,只好靠自己了。难怪美国禁枪困难,好人更需要热兵器壮胆。中国城市建筑上最刺眼的字是“拆”,底特律最显眼的字是“售”。一美元就能购得一栋别墅,最穷的中国人人都买得起,但如果没有军事装备,你不敢入住,住进去也交不起高额房产税,这种钱收得不近情理,当局疯了。为了减赤,底特律立法开设了赌场,楼外人迹罕至,楼内人头攒动,玩小钱儿的多,大玩家都上拉斯维加斯了,更大的去了澳门。

我去了美国才知道,敢情破产保护就是合法赖账,一切从零开始,债主只能自认倒霉。底特律政府欠债185亿美元,根本没有偿还能力,但是法院依然驳回了申请,因为债务中有救济金,归零后弱势群体就没了活路。郑先生是个“老底特律”,我问他,都说美国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,底特律的问题怎么解决?他说没办法,政府是吸金黑洞,谁敢再借给它钱?不怕有问题,就怕没题解。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但已经瘦死了,大有什么用?又不是看谁更大,而是看谁活得更好。

底特律有内伤。上世纪七十年代黑人暴动,与中国“文革”一样打砸抢。结果收入高的白人与白领抛弃了家园,纷纷出走,低收入或者无收入的黑人占到了城市总人口的82%。纳税的少了,吃救济的多了,政府自然入不敷出。有些黑人没心思工作,就靠多生孩子多领钱,追求家庭人口规模效益,而且照样开着车、玩着手机,过着悠闲的生活,就这样一辈辈形成了代际传承的慵懒文化。都市社会得了癌症不能明言,一说就是种族歧视。美国号称自由世界,然而并没有不设条件的言论自由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,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)

任。不负责任的懒人有权力不工作,纳税人没有权力不赡养他们,还要养老送终,干活的供给不干活的,而且赋税在逐步提高,劳动者会不会越来越泄气、越来越像孙子?游手好闲者会不会越来越得意、越来越像祖宗?中国政府认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,但要把话说全了,没有劳动权,生存权是句空话,别干美国的傻事儿。人的权力与人的责任要平衡,天赋人权中应该包含着天赋责任。

美国民主党重福利,共和党重就业。黑人与少数民族是民主党的票仓,白人与白领是共和党的票仓。如今美国黑人与拉美族裔的人越来越多,将来形成主体族群,共和党就为难了。深层问题结成死扣,价值观就会动摇。

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,也保持着量入为出的习惯,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是家庭责任,自给自足的信念不愿拖累别人,社会责任顺势而成。美国人奇怪,为什么中国还没解决温饱问题就造出了两弹一星?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责任体系,社会动员能力极强。杨振宁问两弹元勋邓稼先得了多少奖金,邓说20元,原子弹10元,氢弹10元。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入世责任感。至于个人,当然很重要,但不像美国那样绝对重要。

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爷爷叫李云龙,是贫苦的中国移民,有了些积蓄后,就想把孙子培养成英国绅士。李光耀是新加坡“英校生”中的佼佼者,后来又到剑桥大学深造。但是他主政后并没走英美道路,“儒家资本主义”的特色非常明显。新加坡的国家精神就是“社会第一,个人第二”,让社会对你负责的前提是你要对社会负责,不能片面地伸张个人权利。当局为了整肃私欲的恶意危害,甚至有些过分举动,保留了鞭刑。西方人一方面批判他无视人权,一方面又称赞其为“小国的大政治家”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,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)